

# 从归咎到慨叹：论跨层序列形式“怪只怪”的词汇化机制及句法语义功能\*

詹绪婷

山东大学文学院

zhanxuting00@163.com

**摘要：**“怪只怪”是现代汉语口语表达中较为常见而又比较特别的一个固定短语成分，它实际上是在假设条件复句的基础上通过截取和紧缩而形成的一种跨层词汇化产物。从词类功能来看，“怪只怪”是一个介于动词和连词之间的成分，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连接功能的动词性固定短语。从语义功能来看，“怪只怪”的基础语义功能是“归咎”义，经由语用功能扩张后新增了慨叹功能，能够传递说话人的主观立场和情感。此外，通过对比“怪只怪”和“要怪只怪”“要怪只能怪”“只怪”“都怪”“全怪”“就怪”等类似结构，我们发现，“怪只怪”和“就怪”的词汇化程度较高，具有更为典型的主观性意义。

**关键词：**“怪只怪”，跨层词汇化，归咎义，慨叹语气

## From Blame to Exclamation: On the Lexicalization Mechanism and Syntactic-Semantic Function of Cross-layer Sequence Form “Guai Zhiguai 怪只怪”

Xuting Zh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zhanxuting00@163.com

**Abstract:** “Guai Zhiguai 怪只怪” is a relatively common and special fixed phrase in modern Chinese oral expressions, which is actually a cross-layer lexical product obtained by intercepting and condensing on the basis of hypothetical conditional complex sentences. About its part-of-speech function, “Guai Zhiguai 怪只怪” is a component between verbs and conjunctions, or a verbal fixed phrase with a connect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function, the basic semantic function of “Guai Zhiguai 怪只怪” is the meaning of “blame”. After the pragmatic function has been expanded, a sigh function has been added to convey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stance and emotion. In addition, by comparing some similar structures, such as “Guai Zhiguai 怪只怪” “Yao Guai Zhiguai 要怪只怪” and “Yao Guai Zhi Neng Guai 要怪只能怪” “Zhi' guai 只怪” “Dou' guai 都怪” “Quan' guai 全怪” “Jiu' guai 就怪”, we found that “Guai Zhiguai 怪只怪” and “Jiu' guai 就怪”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lexicalization, which can convey more prominent subjective meanings.

**Keywords:** “Guai Zhiguai 怪只怪”, cross-layer lexicalization, blame meaning, exclamation tone

### 1 前言

现代汉语口语表达中有一个比较常见但又有些特别的词项组合序列——“怪只怪”，从表面形式上看，它是一个由动词“怪”复现而形成的框式短语，这种“V只V”的构造似乎与“V一V”“V不V”等动词拷贝式非常相似，何融（1958）将其看作动词复说式的一个下位类型。我们认为，“V只V”实际是一种跨层序列形式词汇化的产物，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将“怪只怪”为研究个案，探讨以下四个问题：

- I “怪只怪”的词汇化的机制与过程如何？词汇化以后的词法、句法身份如何？
- II “怪只怪”在句法位置和语篇分布方面有哪些限制？
- III “怪只怪”有哪些语义语用功能，不同功能之间的关系如何？
- IV “怪只怪”和其他一些语义功能相近的词项或固定短语，在意义和用法方面有何不同？

\*为保证匿名审稿，在提交审稿时，请从文章中暂时去除有关项目信息。

## 2 “怪只怪”跨层词汇化的语法效应

首先,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跨层序列形式“怪只怪”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词汇化后的词类特征和句法身份是什么?

### 2.1 “怪只怪”的跨层词汇化

#### 2.1.1 “怪只怪”的内部构造分析

从词汇意义组合的角度来看,“怪只怪”由意向动词“怪”和范围副词“只”构成,其中两个“怪”都表示“责怪、责备”,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前后两个分布记为“怪<sub>1</sub>、怪<sub>2</sub>”,“只”表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从句法结构关系的角度来看,副词“只”修饰“怪<sub>2</sub>”,也就是说“怪<sub>2</sub>”是谓语中心词,相应地,“怪<sub>1</sub>”也就只能分析为主语了。不过,这种“主谓结构”颇有其奇特之处:第一,“怪<sub>1</sub>”虽然句法上应当分析为主语,但它的语义角色却模糊难辨,或者说,我们很难明确界定“怪<sub>1</sub>”和“怪<sub>2</sub>”之间的事件语义关系;第二,“怪<sub>2</sub>”作为充当谓语中心的及物动词,后面却没有出现宾语,这就使得副词“只”的“范围限制功能失去了操作对象,这显然不符合一般主谓结构的常规表达。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奇特”之处,根本原因在于,“怪只怪”其实是一个还处在词汇化过程中的跨层序列形式。从语言解码的角度来说,“怪只怪”背后存在一个假设条件推理:

(1) 如果要怪,那么只能怪某一特定的人或事物。

但使用这种假设条件推理时,需要具备一定的语境前提条件:

前提一:语境中出现了某一负面性的事态;

前提二:导致该事态出现的成因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的集合。

因此,“怪只怪”在特定语境中所激活的假设条件推理可以完整表述为:

(2) 对于已然出现的负面性事态,存在多重可能的致使因素,如果要追究其责任,那么只能把责任归咎于若干致使因素中的某个或某些特定因素。

从真实语料<sup>1</sup>中,我们发现很多用例都较为典型地呈现了上述假设推理过程。例如:

(3) 唉,怪制度怪不上,怪那些人也怪不上,千怪万怪只怪自己灵魂肮脏了、污染了,在诱惑面前没有把持住自己。(科技文献)

(4) “小飞,你是怎样的人,我是明白的,若要怪,只怪你运气不好。”(黄鹰《天蚕变》)

(5) 要怪只怪连云涛早他十年赢得她的芳心,如果他是她的“长腿叔叔”,岂不皆大欢喜。(于晴《为你收藏片片真心》)

(6) 怪只怪足协条例解释不清,让大家看花了眼。(《文汇报》2003-1-5)

(7) 红村他爹至今懊悔,要是那天不多声嘴,不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唉,怪只怪自己多嘴,怪只怪自己造孽,当初咋就挖了那墓呢。(当代\报刊\作家文摘\1996A)

(8) 你家里可会允许你娶她?这不怪你,怪只怪她太死心,怪只怪你玩笑开大了。(亦舒《别人的故事》)

由此可见,“怪只怪”这样一个特殊的“主谓结构”,本质是基于假设条件推理句,通过截取和压缩简化而成。其中,“怪<sub>1</sub>”截取自条件分句,“只”和“怪<sub>2</sub>”截取自结论分句,这三者压制结合后的产物“怪只怪”,是一个跨越了不同关系分句界限的词汇序列形式。

#### 2.1.2 “怪只怪”跨层词汇化的历时考察

古代汉语语料库中,“怪只怪”的用例很少,仅有11例,甚至用于表达“归咎义”的动词“怪”也不常出现。从检索到的语料来看,“怪只怪”可能最早出现于元末明初的《靖江宝卷》,明清时期开始增加。例如:

(9) ……千怪万怪,只怪我祖上缺德。怪只怪,我祖上,不曾积德,苦得我,这一生,草木无根。(元末明初《靖江宝卷》)

(10) 这词笺写尽芳心。转教惹恨消魂。怪只怪屏阴月影。胡遮了花光玉润。(明·周履靖《六十种曲锦笺记》)

(11) 伴晨妆夜盥,却未妨、污粉凝脂。怪只怪、横江一笑,误了幽期。(清《湘绮楼词钞》)

(12) 八姨道:“不要怪用人,这班小人本来没有什么好东西。怪只怪军门活着在世的时候交的好朋友! ……”(清《官场现形记》)

<sup>1</sup>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个别用例来源于网络媒体,如微博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与“怪只怪”基本等值的“怨只怨”，出现时间更早，最早可能出于元曲，常见于散曲戏剧类作品，共计 20 例，如：

(13)【浣溪沙】谁惯经，害相思病，怨只怨枕闲衾剩。两三杯酒全无兴，空教我十二栏干独自凭。(《全元曲——散曲》)

(14) (外) 媳妇，你不理会得，留与旁人，道伯喈不葬亲父。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苦只苦赵五娘辛勤妇。(《全元曲——戏文》)

(15) 说着，就掉下泪来了。怨只怨自己不才，就打杀应当该！就是难得娘不怪。(清·蒲松龄《聊斋俚曲集》)

(16) 我也不怨别的，怨只怨我那爷娘，既要好儿子，为何不下上点好好的工夫呢？(清小说《七侠五义》)

并且，我们发现有一个例句同时包含“怪只怪”和“怨只怨”，即：

(17) 怪张三并李四，只怪我苦命一个人。怪只怪，我苦命，不曾生养，怨只怨，我妾身，破血不生。或男或女生一个，免得员外泪纷纷。(元末明初《靖江宝卷》)

相比之下，在现代汉语的交际使用中，“怪只怪”的口语性更强，“责怪”义更明显，更能满足说话人的语用需要，出现得更为频繁，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检索到近 200 条用例；而“怨只怨”则常见于词曲歌赋中，韵律性更强，现代汉语语料仅 7 例。因而，我们猜测，在汉语的历时演变中，“怪只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怨只怨”。

### 2.1.3 “怪只怪”跨层词汇化的产生机制

关于“怪只怪”跨层词汇化的产生机制，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动因。

第一，“怪只怪”语义结构重新分析的需要。刘丹青(2008)认为，在真值语义相同、结构上可以双重分析的条件下，语言结构的理解会自然地朝着更无标记亦即更优势的方向倾斜，其自然的结果是重新分析，即无标记的那种分析取代原先的更有标记的分析。<sup>2</sup>这种重新分析有两种方式：一是结构简化，包括结构层次减少，语法单位降级；二是自然匹配，即形式和语义都打成更无标记的配置。我们认为，“怪只怪”是在原有“归咎义”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从假设条件复句到固定短语的结构简化，得以被重新分析，从而产生了新的语用功能。

第二，“怪只怪”的音节韵律受到回声拷贝式的推动。王灿龙(2002)给“回声拷贝结构”的定义是：“回声”是指语言交际中，后续话语对先述话语中的某个语言成分的“同声回应”，“拷贝”是指将某个语言成分“复制”到同一个句子中的另一个句法位置。<sup>3</sup>“怪只怪”截取了条件分句中的“怪”，表达假设语气，和结论分句中的“只”“怪”组合成“V 只 V”结构，后者的“V”可以看作是对前一“V”的回应和复制，由此加强了该词汇的韵律性，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第三，“怪只怪”的结构压缩是语言经济原则的必然选择。周绍珩(1980)介绍了“语言经济原则”<sup>4</sup>，该原则是指：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体力上)和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冲突的结果，使语言处在经常发展的状态中，并且总能在成功地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sup>5</sup>因此，在既能节省力量消耗，又能保证交际顺利完成的前提下，人们自然会选择更加简短、省力、熟悉且更为普适的语言结构。再加上，如果要表达类似“如果(某件事)要怪的话”这种假设条件复句时，要么可以直接说“不怪某人(事)”，要么可以是“就怪某人(事)”，先抛出这种假设多是为了礼貌，委婉提醒听话人后续话语的内容，但实际上单用“怪”就足以涵盖说话人想要“归咎”的语义和态度。因此，我们认为，“怪只怪”的使用节省了说话人的精力，提高了交际效率。

综上，“怪只怪”无疑是假设条件复句跨层词汇化后的结果，加之“怨只怨”渐渐流失的影响，再受到语义重新分析、动词回声拷贝、语言经济原则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交际中的一个较为常见的固定短语。

## 2.2 “怪只怪”的句法身份与地位

<sup>2</sup> 刘丹青：《重新分析的无标化解释》，载于《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1期，第8页。

<sup>3</sup> 王灿龙：《现代汉语回声拷贝结构分析》，载于《汉语学习》2002年第6期，第14页。

<sup>4</sup> “语言经济原则”由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ndre Martinet)在《语音演变的经济原则》一书中提出，被后来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几本专著(1960, 1962, 1969)看作是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周绍珩：1980)

<sup>5</sup> 周绍珩：《马丁内的语言功能观和语言经济原则》，载于《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4期，第7页。

讨论完“怪只怪”跨层词汇化的过程后，我们接着考察下它的句法身份和语篇分布特征。

## 2.2.1 “怪只怪”的词性特征

首先，从“怪只怪”的词性特征来看，它保留了一定的动词性特征，可以带宾语。例如：

(18) 若兰和书君离婚，书君小心眼，不让我们去看孩子，我们也不怪他，怪只怪我那不争气的女儿，但雨菲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错？（张险峰《再婚家庭》）

(19) “唉！怪只怪你阿弟，当日轻信那老杂工的话……”（商魂布《孽缘》）

(20) 这下子真的完了！“怪只怪你辜负了他一片苦心。”（兰京《情牵贝勒》）

例(18)中“怪只怪”后接体词性宾语，是限定短语“我那不争气的女儿”。例(19)中“怪只怪”后跟一个完整小句，在指人名词后面加入了停顿。例(20)中“怪只怪”后面紧跟一个述谓性小句。

然而，“怪只怪”跟真正典型的动词拷贝结构（如“V—V”“V不V”）也有差别，如(21a-e)所示，“怪只怪”前面不能加主语，也不能被否定的情态成分修饰；后面可以加停顿标记“，”，却不能紧跟“着”“了”“过”等时体成分。

(21) a. 怪只怪你运气不好。

b. \*我们怪只怪你运气不好。

c. \*不能怪只怪你运气不好。

d. 怪只怪，你运气不好。

e. \*怪只怪着/了/过你运气不好。

而且，“怪只怪”的语义上往往暗含了前后分句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可以作为连词来分析，如：

(22) “好不容易才逮到的伙，我可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怪只怪你们运气太差，就陪着他一起去死吧！”（山门敬弘《风之圣痕》）

(23) 因此错不在她，一切纯属巧合，怪只怪那个倒霉男今天运气欠佳。（左晴雯《近君情怯》）

根据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连词起连接作用，连接词、短语、分句和句子等，表示并列、选择、递进、转折、条件、因果等关系。”<sup>6</sup>邢福义（1981）提出了三条给连词定性归类的标准：第一，无论是单个使用的连词，还是搭配成对使用的关联连词，都只有连接作用，且不能成为结构的中心；第二，连词是双向性或多向性的，至少要关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或方面；第三，连词用在分句与分句之间，可以灵活地出现于谓语句前或主语前。<sup>7</sup>

“怪只怪”虽然具有连接分句的作用，但有时省略不会影响句子整体的语义和结构，通过语义依然可以理解句义，找出真正“归咎”的原因。例如：

(24) a. 不能去怪那个买鸡蛋的城里人，更不能去怪要鱼吃的孩子，怪只怪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家家都为生计发愁。（《人民日报》1997）

b. 不能去怪那个买鸡蛋的城里人，更不能去怪要鱼吃的孩子，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家家都为生计发愁。

但有时，“怪只怪”也不能随便删去，否则会失去责怪的语义，句子结构也不完整。例如：

(25) a. 白剑在井底弄了个啼笑皆非，这不能怪李老头，怪只怪自己粗心大意，自愿化名易凡。（东方英《霹雳金蝉》）

b. \*……这不能怪李老头，自己粗心大意，自愿化名易凡。

c. ……这不能怪李老头，因为自己粗心大意，自愿化名易凡。

例(25b)中删去“怪只怪”后，句子衔接不完整，反身代词“自己”投射的对象也不够明确，可能是“李老头”或“白剑”。但如果我们把“怪只怪”替换为“因为”，句子(25c)就成立了，“自己”指的是“白剑”，没有歧义，前后分句主语一致。可见，在这种表达因果关系的语境中，“怪只怪”和“因为”可以相互替换，可以据此认定其有连词的功能。

“怪只怪”的连词属性使其具有篇章衔接的语用功能。衔接是语篇连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Halliday & Hasan（1976）将其主要分为五大类：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和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怪只怪”

<sup>6</sup>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增订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6月版，第27页。

<sup>7</sup> 邢福义：《词类辨难》，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92-93页。

重在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使得语句和语篇连贯自然，增强了语言整体的节奏感和韵律美。例如：

(26) 不怪别的，怪只怪我们老是把理想看作一个十分高大的字眼，为它蒙上了太过神圣的色彩。(科技文献)

(27) 欧小玲道：“不怪你，难道他们两个该死！”黑衣少年道：“怪只怪他们两个不该是“黑虎堡”的弟子，不该看了箱子里的东西。(曹若冰《空香谷》)

(28) “你错了，小梁，你真的错了！怪只怪他太少与你沟通，怪只怪他老是只做不说，怪只怪苍天作弄。”(紫琳《咕噜月亮》)

例(26)中“怪只怪”既是一个表示归咎义的连词，又和先述语中“不怪”形成了对应连贯，省略了“怪”的施事是说话人，衔接自然，强调了说话人责怪的对象不是“别的”，而是后面叙述的原因。例(27)是会话衔接，说话人说“不怪”听话人，听话人回复了他认为要被归咎的对象和原因，增强了对话的连贯性。例(28)连用了三个“怪只怪”连接了说话人归咎的原因，形成修辞手法中的排比，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

综上，“怪只怪”实际上是一个介于动词和连词之间的成分，也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具有连接功能的动词性固定短语。

### 2.2.2 “怪只怪”的句子成分地位

“怪只怪”有时可以用停顿标记“，”与后文隔开，也能表达命题之外的某种言者主观意义，那它能不能看作插入语呢？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将插入语看作是独立语的一种下位类型，认为独立语是句子中的特殊成分，独立于八种配对成分<sup>8</sup>之外，在句中不跟句内的其他成分发生结构关系，无配对成分，在意义上有其特定的重要作用，能够满足句子语用或表达的需要。<sup>9</sup>

根据邱闯仙(2010)，插入语是用来表达非命题意义的独立成分，具有以下特征：①句法形式：插入语是一种凝固或半凝固的语言形式，独立于基本句法结构之外，后面常有语音停顿，有的可加语气词；②意义特征：插入语本身不具有概念义，不能被提问或否定，是一种附加的语用意义；③功能特征：插入语是主要用来表达说话人的认识、立场、态度或情感的插说成分。由此，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

(29) “这个戏是有很严重的问题，但不该老孙负责，怪只怪别人趁老孙回家找牛时，动手改了剧本，篡改了老孙的原意。”(刘醒龙《刘醒龙文选》)

(30) 顾雅仙诚恳地对死者亲属说，怪只怪素玉苦命，嫁了这么个禽兽不如的男人。(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

(3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不敢欺师灭祖不认师尊，又怎能弃师妹于不顾呢？怪只怪，他龙湖是个有热血、有感情的好男儿。(谢上薰《名花与枭雄》)

首先，从搜集到的语料来看，“怪只怪”后接停顿标记“，”仅有5例，用例偏少，绝大多数语句既不能加语音停顿，也不能后跟语气词。其次，“怪只怪”具有“责怪、责备”的实际语义，和“你看”等典型的插入语不同，虽然也能表达命题之外说话人的慨叹语气，但也明显保留了比较实在的命题意义。最后，“怪只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轻易省略的，对句子的语义和完整度有较为重要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怪只怪”在句中不能算作是插入语成分。

### 2.2.3 “怪只怪”的句法位置

从句法位置来看，“怪只怪”通常只能位于句首，只有在比较口语化且随意的场合可以位于句中，但也只有1例：

(32) 我不能这样，我真的好无奈，这一切怪只怪我的被动，你的晚到，又能怎么样，我不会后悔了，只是还有点不舍。(微博)

但“怪只怪”在话轮<sup>10</sup>中出现的位置则有以下两种：

<sup>8</sup> 黄伯荣、廖旭东认为独立语包括：插入语、称呼语、感叹语和拟声语四种；八种配对成分依次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

<sup>9</sup>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增订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6月版，第78页。

<sup>10</sup> 本文采用刘虹在《会话结构分析》提出的话轮(turn)定义：“话轮”是指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为标志。(刘虹，2004：46)

第一，通常位于话轮之首，与后续语句直接相连，也可以后接语音停顿<sup>11</sup>，分别如(35-38)所示。从真实用例的比例来看，前者的情况更为常见，后者仅有2例。

(33) 怪只怪她因懒或舍不得，没有及早处理掉这些“四旧”的遗迹。(当代\报刊\读书\vol-057)

(34) “怪只怪命运捉弄人吧!”她幽幽的说:“一切都太迟了。”(蓝嫣《花过雨》)

(35) 石无痕:“怪只怪,我跟朱大人太有缘分了,到哪儿都能碰上。”(电视剧《戏点鸳鸯》)

(36) 她勉强地说:“怪只怪,我们相遇的时间,从来没有对过!”(琼瑶《聚散两依依》)

在部分语料中,“怪只怪”前面存在一些语气词、称呼语、感叹成分,由于这些成分对分析“怪只怪”的句法身份没有影响,省去不会影响语句,因而,这一类语句也被划入“怪只怪”居于话轮之首的范围内。例如:

(37) “唉!怪只怪你阿弟,当日轻信那老杂工的话,不然,又何至于搞至今日生不生、死不死。”(商魂布《孽缘》)

(38) “哼!怪只怪你太笨了,早在我往前跨步的时候,便瞧出草丛中有银光一闪。”(叶巖《娇妻看招》)

(39) 费瑾道:“会主,怪只怪那个老钱,贸然把燕青带到家中,属下不知道才开了门……”(司马紫烟《多情浪子》)

(40) 这个贪心的徐子介啊,怪只怪他太想要沈越的脸,如今它已深深植根其上,无法仅用简单的易容遮掩。(楚惜刀《魅生·妖颜卷》)

第二,位于话轮中间,通常连接两个分句,如(43-44);后面也可以跟语音停顿,如(45-46),仅有3例。

(41) 三爷又道:“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张爱玲《倾城之恋》)

(42) “意外”是由曹宜娟带来的,雅晴相信,宜娟决无任何恶意,怪只怪她对桑桑的事了解得太少又太多,显然尔凯很避讳和她谈桑桑……(琼瑶《梦的衣裳》)

(43) 沈和颜眼眶湿了,这种心情,她比谁都深刻,怪只怪,她是方仲卿的人。(常欢《失落的心》)

(44) “原谅我对你的欺骗!我承认,我——是做错了。怪只怪,当我做的时候,我并没想到你是这样纯洁而善良的。”(琼瑶《却上心头》)

综上,“怪只怪”的词性介于动词和连词之间,是一个具有连接功能的动词性固定短语;在句中不作插入语成分;通常位于句首,可以处于话轮之首或中间,连接表达因果关系的分句。

### 3. “怪只怪”的语义功能分析

“怪只怪”经过跨层词汇化后,形成了一个带有特定含义和语用功能的固定短语,受其构成成分的语义影响,基础语义功能是表达“归咎”义。基于此,“怪只怪”融入了说话人的主观立场和情感,于是在某些语境中,新增了表达慨叹语气的语用功能。

#### 3.1 “怪只怪”的基础语义功能——归咎义

“怪只怪”的基础语义就是表示归咎,即因为此前语境中的负面情况而怪罪某人。

(45) 怪只怪独孤大侠,与在下定好了约会,却不能前来赴约……(令狐庸《剑魔独孤求败》)

(46) 那熟悉的声音道:“怪只怪这小子来楼兰来的不是时候,若他再晚来几天,就没这事了。”(萧瑟《楼兰》)

(47) 他爱人说:“谁叫他是共产党员,我不怪他。怪只怪他连去哪里都不说一声,让人好担心。”(福建日报:1992-7-15)

(48) 怪谁呢,谁会为他退出江湖而前哭失声?怪只怪夏彭年本人爱名贪利。(亦舒《叹息桥》)

“怪只怪”的表层语义即“责怪;责备”,在上述例句中,“怪只怪”后面紧跟要责怪的事物及其行为,通常为指人名词,表达说话人的评价立场,大部分语境下都会将责任归咎给第三方,隐含有说话人“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之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表达典型归咎义的用例中,“怪

<sup>11</sup> 语音停顿在书面上表现为后跟停顿标记“,”。

只怪”本质上都是以指人名词作为宾格论元，所以，即便例（46-48）当中，“怪只怪”后面紧跟的是一个完整小句，其实也可以在指人名词后面加入停顿标记“，”，例如：

（46’）那熟悉的声音道：“怪只怪这小子，来楼兰来的不是时候，若他再晚来几天，就没这事了。”

（47’）他爱人说：“谁叫他是共产党员，我不怪他。怪只怪他，连去哪里都不说一声，让人好担心。”

（48’）怪谁呢，谁会为他退出江湖而前哭失声？怪只怪夏彭年本人，爱名贪利。

“怪只怪”的基础语义“归咎”义使其具有表达说话人主观立场的语用功能。语言中有很多反映说话人立场和态度的语言手段，不同语言都有其共性和差异，其中的关键要素是主观性、评价和互动性。（Robert Englebretson: 2007；姚双云：2011）。“怪只怪”常见于口语交际和书面语体中角色的独白和对话里，完全具备了以上三个主要特征，明确传达出说话人的主观立场。主观性（subjectivity）是一种语言的特性，说话人在说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Lyons: 1977；沈家煊：2001）；评价即说话人对某人（物）话语、行为的判断和评价；交互互动性则一般只体现在会话结构中，有其特定的对答类型和模式。例如：

（49）汤轩棠真的快气死了，但是又能怎么办呢？怪只怪自己交友不慎。（子纹《我的心中星》）

（50）“我看不能怪周力，怪只怪那女人水性杨花。”（文丽《表姐表妹》）

（51）红娘子一楞，怪问：“那却是为何？”霍度叹道：“怪只怪我当时年轻懵懂，全不明白姑娘家的心事。（应天鱼《鬼啊！师父》）

例（49）中“怪只怪”表达了说话人对“自己交友不慎”的愤怒和无奈，例（50）是说话人的评价，例（51）是说话人对发问人的回复，解释了造成某个后果的原因，是表示因果关系的对答。

### 3.2 “怪只怪”的语用功能扩张——慨叹语气

“怪只怪”的语用功能扩张后，可以表示慨叹语气，即对此前语境中不如意的现实情况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与人无尤的情绪。

（52）怪只怪科技太进步，不能怪他懒得动脑，更何况他已经大叁，早就脱离联考的苦闷岁月了。（唐瑄《别急着说再见》）

（53）“怪只怪命运捉弄人吧！”她幽幽的说：“一切都太迟了。”（蓝嫣《花过雨》）

（54）“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怪只怪男的太现实、女的太盲目，如此而已。”（紫琳《咕噜月亮》）

（55）“我看到什么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怪只怪芷菱把珍妮演得太成功、太令人难忘了……（叶小岚《吻遍你心》）

在以上的句子中，“怪只怪”后面的宾语一般为命运、老天、现实、社会等词语，表达说话人对现状的不满，是一种无能为力而又无可奈何的感叹。值得注意的是，与表示归咎义的“怪只怪”相比，表示慨叹语气的“怪只怪”的逻辑宾语是事件小句，而前者的逻辑宾语多是指人名词，这是两种语用功能的关键区别。正因如此，例（52-55）中，我们无法在“怪只怪”后续小句的主语名词之后加入停顿，比如：

（52’）\*怪只怪科技，太进步，不能怪他懒得动脑，更何况他已经大叁，早就脱离联考的苦闷岁月了。

（53’）\*“怪只怪命运，捉弄人吧！”她幽幽的说：“一切都太迟了。”

（54’）\*“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怪只怪男的，太现实、女的太盲目，如此而已。”

（55’）\*“我看到什么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怪只怪芷菱，把珍妮演得太成功、太令人难忘了……

“怪只怪”一般表达慨叹语气时，前面可能会出现“唉”“噫”“哎呀”“叹了一口气”等感叹词或短语，愈加能凸显说话人感慨的语气，如（67-71）所示：

（56）“妾身也不敢确定，只是……”她佯叹了口气，“唉！怪只怪咱们不该告诉她王爷即将迎娶蒙古格格的事，这才害得地想不开。”（梅贝尔《夺心恶徒》）

（57）噫，怪只怪自己命不好，命若好，又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样做不好。（姚建新《水国志3》）

(58) 只听他一声叹息，唱歌一样叫起苦来：“哎呀，陈总监！难呀！怪只怪中国经济发展得太快，如今这世道，你都知道的啦，人才难求！”（李可《杜拉拉升职记》）

另外，“怪只怪”在表达慨叹语气时，表达“归咎”“怪罪”的语义会有所削弱，如例（52）（55）（58），说话人并不是真得想责怪“科技太进步”“芈菱把珍妃演得太成功、太令人难忘了”“中国经济发展得太快”，而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想法和现实不符的主观情感。

王灿龙（2002）分析了回声拷贝结构在篇章中的基本功能，对于回声拷贝结构“A就A”，回声成分A作为旧信息充当话题角色，拷贝成分“A”与副词“就”组合充当说明语，传达新信息，表达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态度和观点，即是对先述话语所表示的事件或事件涉及的人、物的某种主观评价和认定。<sup>12</sup>类似回声拷贝结构“V就V”，“怪只怪”在句中表达了说话人“归咎”和“无奈”的主观立场，是对后接对象的行为或观念的责怪和否定。例如：

(59) 啸平摇摇头，道：“失镖早已取回送走，但此事却因失镖而起，唉！怪只怪我当时失足，如今有家归不得，人家限令我非死在这块大石之下不可！”（公孙鑫《千门弟子》）

(60) 土匪向严壮父作了个揖，说：“好汉，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怪只怪兄弟吃了这碗饭。没办法，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人干。得罪了。”（池莉《凝眸》）

(61) 因此错不在她，一切纯属巧合，怪只怪那个倒霉男今天运气欠佳。（左晴雯《近君情怯》）

例（59）表达了说话人对自己的责怪和懊悔，例（60）是说话人的客套话，带有谦卑和无奈的语气，并不是真的“责怪”自己，例（61）表达了说话人对某事背后原因的主观评价，是命运安排而非人为原因。

匿名审稿人建议，“将前置小句中的‘不怪’与‘怪只怪’作为关联词对比分析，也许会更加充分和恰当”。据语料统计，当“怪只怪”表达“归咎义”时，只有少量用例前置话语会明确出现“不怪、不能怪、无法责怪”等词，仅有8例（总共77例），因而“不怪……怪只怪……”并非一组常规的关联词组合。但因其前置小句中一般会隐含“不怪其他人（物）”的含义，并且当“怪只怪”的语义功能扩张后，当前语境的“归咎义”有所削弱。因此，我们可以将是否允许在前置语中插入“不怪……”句式作为判断“怪只怪”语用功能是否扩张的一条测试标准。<sup>13</sup>

## 4 几组类似结构的比较

动词“怪”的语义是“责怪；责备”，和不同的副词搭配使用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语义和语用效果。本节将基于具体的语言事实，对比分析“怪只怪”“要怪只怪”“要怪只能怪”“只怪”“都怪”“全怪”“就怪”这些语义功能相近的词汇或固定短语在意义和用法方面的异同。

### 4.1 “怪只怪” VS. “要怪只怪” “要怪只能怪”

上文提到，“怪只怪”是假设条件复句“要怪，只怪”经过跨层词汇化后简化而成的紧缩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怪只怪”和“要怪只怪”“要怪只能怪”是可以实现等值替换的。例如：

(62) a. 怪只怪生活自有自己的轨迹，它总使我很难舍弃那脑海里的空中楼阁。（冯苓植《雪驹》）

b. 要怪只怪生活自有自己的轨迹……

c. 要怪只能怪生活自有自己的轨迹……

但这种等值替换并不适用于所有语境。

首先，从句法位置来看，“怪只怪”和“要怪只怪”只能位于句首，而“要怪只能怪”之前却可以出现主语、指示代词或副词，如（63a-66b）所示：

(63) a. “你要怪只能怪侯老头，谁叫他老教一些没头没脑的东西给我。”（常欢《巧戏情缘》）

b. “你\*怪只怪/\*要怪只怪侯老头……”

(64) a. 因此，欧盟认为，美国要怪只能怪自己。美国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这场争端，原因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单边主义的表现达到了顶峰，全然不将别国放在眼里。（人民日报，2002）

b. 因此，欧盟认为，美国\*怪只怪/\*要怪只怪自己。……

<sup>12</sup> 王灿龙：《现代汉语回声拷贝结构分析》，载于《汉语学习》2002年第6期，第17页。

<sup>13</sup> 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65) a. 我与小蝉已有两度春风，虽然这个风才开始吹就停了。但那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南强《稀世古钱》)

b. ……但那\*怪只怪/\*要怪只怪我自己。

(66) a. 罗天给大郎的那一壶也够大郎喝的，但咋说罗天也好人一个，如果真要怪只能怪他大郎自己没球本事。(秦风《死疙瘩》)

b. ……如果真\*怪只怪/\*要怪只怪他大郎自己没球本事。

其次，从后接语成分的性质来看，前文已经提过，“怪只怪”后面都不能接单个人称代词、反身代词或普通光杆名词，“要怪只怪”亦然，但“要怪只能怪”却都可以。

(67) a. 阿姣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她说要怪只怪自己的妹妹，她恨死她了。(《都市快讯》2003-7-25)

b. \*……她说要怪只怪妹妹，她恨死她了。

(68) a. 一切的一切都是沈若尘惹起的，要怪只能怪他。(福建日报，1992-12-10)

b. ……\*怪只怪/\*要怪只怪他。

(69) a. 这世界上到处是骗子，骂也骂不死他们，骂也骂不疼他们。要怪只能怪自己，怪自己没眼睛，不能识别骗子。(艾米《山楂树之恋》)

b. ……\*怪只怪/\*要怪只怪自己，怪自己没眼睛，不能识别骗子。

(70) a. 木器加工店要求解决问题，该店老板张某说，是今年雨水多造成的，要怪只能怪天气。(福建日报，2006-8-14)

b. ……是今年雨水多造成的，\*怪只怪/\*要怪只怪天气。

例(67a)中“要怪只怪”后接“自己的妹妹”，属于限定短语，如果我们替换成“妹妹”，句子就不成立了，如(67b)所示。例(68a-70a)表明“要怪只能怪”后面可以直接接人称代词、反身代词、普通名词等，使用语境更加宽泛。

再者，从语用功能来看，三者虽然都有归咎义，但“要怪只能怪”的归咎义最实在，而且它的使用通常都强烈意味着：对此前语境中存在怪罪追究某人(事)的言行或观念，而说话人对这种言行或观念的合理性并不认同。正因如此，说话人才会使用“要怪只能怪”引出真正应该被归罪追责的对象和原因。例如：

(71) 如果有这种情形，千万别怪人家，要怪只能怪自己，心头藏不得苦，眼睛看不清人。(当代\报刊\读者\读者-合订本)

(72) 不能怪学生，学生有权利维护自己的权益，哪怕只是留长发的权利。要怪只能怪学校自己在制定校规的草率。(科技文献)

(73) 她相信造成今天这个结局，谁都没有错，要怪只能怪上天安排错了他们相识的空间！她遗憾不已。(薛嫚《美丽俏管家》)

(74) 因为她们知道，那是因为患者缺“氧”，是病闹的，要怪只能怪病，不能把怨气撒到病人身上，他们已经很不幸了。(人民日报，2001)

例(71-72)中说话人都先明确表明了不能责怪“人家”或“学生”，再说明要怪只能怪“自己”或“学校”；例(73)表明“谁都没有错”，要怪只能怪“上天”，表达了说话人无奈又遗憾的主观情感；例(74)是先表明“要怪只能怪病”，再说“不能把怨气撒到病人身上”。

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怪只怪”“要怪只怪”“要怪只能怪”在部分情况下，可以实现等值替换，但在句法位置、后接语成分的性质以及语用功能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别。相比之下，“要怪只能怪”在实际使用中更加灵活和宽泛，限制较少。

## 4.2 “怪只怪” VS. “只怪” “都怪” “全怪” “就怪”

“怪”和不同的范围副词搭配，如“只怪”“都怪”“全怪”“就怪”等，那么这些词和“怪只怪”在使用上有哪些异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以上搭配形式的结构和功能。马真提出，“只”是表示限制的范围副词；“都”是一个典型地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总括的方面比较多，包括主体、动作行为的对象、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处所和条件；“全”也可以总括主体和动作行为对象，但一般不能总括后两者。“都”还能用于任指的句子，总括任指的范围，“全”却不行。<sup>14</sup>“只怪”限制了说话人怪罪的对象，“都怪”“全怪”反映了说话人怪罪对象及原因的总括范围。《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就+动词”

<sup>14</sup> 马真：《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44-150页。

可以加强肯定，重读“就”，表示意志坚决，不容改变；还可以确定范围，相当于“只”，表示动作只适用于宾语，不适用于宾语以外的事物。<sup>15</sup>“就怪”在表达说话人怪罪的强烈意志时，还能限定怪罪的对象。

其次，从句法层面来看，“怪只怪”和“只怪”“都怪”“全怪”“就怪”有哪些不同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语句分布条件及其句法特征：

表1：“怪只怪”“只怪”“都怪”“全怪”“就怪”的分布条件汇总<sup>16</sup>

语句分布条件	怪只怪	只怪	都怪	全怪	就怪
(75) 后跟停顿标记“，”	+	-	-	-	-
(76) 后跟人称代词。比如：~我。	-	+	+	+	-
(77) 后跟反身代词。比如：~自己。	-	+	-	+	-
(78) 后跟述谓性成分。比如：~自己不好。	+	+	+	+	-
(79) 后跟体词性成分。比如：~命运。	-	+	+	+	-
(80) 前面有主语。比如：我~他做得不对。	-	+	-	+	-
(81) 前面有指示代词。比如：这/那~他做得不对。	-	+	+	+	-
(82) 前有指示代词，后跟“不得”。比如：这/那~不得我了。	-	-	+	-	+
(83) 前面有否定的情态成分，后面是人称代词。比如：不能~他。	-	+	+	+	-
(84) 前面有否定的情态成分，后面是述谓性成分。比如：不能~他做得不对。	-	+	+	+	+

(注：“+”代表该词具备此项分布条件；“-”代表不具备。)

例(75)表明，只有“怪只怪”后面可以加停顿标记“，”。例(76)(79)表明，“怪只怪”“就怪”后面不能直接跟人称代词和除了限定短语以外的体词性成分，如“怪只怪我的残疾”“就怪我的运气”。例(77)表明，“只怪”“全怪”后面可以跟单个反身代词，“怪只怪”“都怪”“就怪”不能。例(78)表明这类词除了“就怪”，其他都可以跟述谓性成分，例(80)表明，“怪只怪”“都怪”前面不能出现主语，其他则可以。其中，“都怪”前面一般不出现主语，有时可以用“这”“一切”关联，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与前文隔开，或者放在句首。例(81)表明，“怪只怪”“就怪”前面不能出现指示代词“这/那”，“只怪”“都怪”“全怪”可以。例(82)表明，只有“都怪”“就怪”可以进入到句式“这/那~不得我了”中。例(83)(84)表明，“怪只怪”不能用于否定句，“就怪”和否定词“不能”联用时后面只能是述谓性成分，而不能是体词性成分。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怪只怪”的分布特征是：前面通常不能出现任何成分，后面可以用“，”表示语气的停顿，后接述谓性成分或部分带有限定性的短语，不能用于否定句。

另外，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怪只怪”和“就怪”的分布条件是很受限的，只有两条，“只怪”“都怪”“全怪”却高达七八条，因而，我们可以据此将这些类似结构分为两大类，即：

(85) A组：“怪只怪”“就怪”

(86) B组：“只怪”“都怪”“全怪”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不禁产生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显著二分的差异呢？其中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采用“是否能被否定的情态成分修饰”这一标准来检验这组词的具体使用情况。根据检索到的语料，经过人工统计后得出以下数据汇总表：

表2：“怪只怪”“只怪”“都怪”“全怪”“就怪”被否定情态成分修饰的用例数量统计汇总

<sup>15</sup>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6页。

<sup>16</sup> 本文在统计过程中，发现“就怪”的情况比较特别，它存在类似例(76)(78)(79)(80)的用例，如“大家就怪我”“就怪冯小刚”等，但有其特殊的语境条件，语料数量极少，并且不太符合大多数汉语使用者的语感，因此我们不将这四例看作是“就怪”的分布条件。

对比项目	搭配形式		A 组		B 组	
	怪只怪	就怪	只怪	都怪	全怪	
语料总数量 (例)	189	266	937	1782	589	
被否定的情态成分 <sup>17</sup> 修饰的用例数量 (例)	0	1	16	28	286	
占语料总数量的比重	0	0.38%	1.71%	1.57%	48.56%	

从表格中的数据对比来看,这恰恰印证了这组词的二分特性,A组词几乎不能被否定的情态成分所修饰,B组词则刚好相反,尤其是“全怪”,将近一半的语料显示它前面都有表示否定的情态成分出现,即使没有,部分句子也会使用反问的修辞手法来表达说话人的否定语气,比如“怎么能全怪他呢?”,实际上仍然表达了“不能全怪他”的语义。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显著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两组词的语法化或者词汇化程度明显不同。A组词的词汇化程度偏高,具有比较实在的命题意义,几乎很难再被情态成分修饰。B组词的词汇化程度偏低,其内在的深层结构是“表示限制范围的副词+动词‘怪’”,还没有发展出比较典型的词汇意义。当B组词被否定的情态成分修饰后,其内在结构不是对“怪”的否定,而是对表示限制范围的副词进行否定。比如“不能全怪他”传达出的语义是:除了怪他以外,还可以归咎于其他的对象或原因,是对全量副词的否定。

另外,我们还发现“怪只怪”“就怪”前后都不能再出现和“怪”“就”组合成双音节词的成分,“只怪”“都怪”“全怪”却可以,这也能很好地证明前者的词汇化程度较高,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化的短语,无法再拆分。例如:

(87) a. 因此,我们决不能只怪罪无辜的青年,更不能由此得出“思想工作无能为力”的悲观论点。(福建日报:1980-09-25)

- b. 因此,我们决不能就怪罪无辜的青年……
- c. 因此,我们决不能完全怪罪无辜的青年……
- d. \*因此,我们决不能怪只怪罪无辜的青年……
- e. \*因此,我们决不能就怪罪无辜的青年……

(88) a. 这个不怪你,都/就只怪我的记忆力顽强,我就总记着,那顽皮的孩子是你,会写了这样的信的。(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

- b. 这个不怪你,全/就都怪我的记忆力顽强……
- c. 这个不怪你,都全怪在我的记忆力顽强……
- d. 这个不怪你,\*只/\*都/\*全/\*就怪只怪我的记忆力顽强……
- e. 这个不怪你,\*只/\*都/\*全就怪我的记忆力顽强……

如(87a-e)，“只怪”“都怪”“全怪”后面都可以再加“罪”，转变成“表示限制范围的副词+怪罪”这样的结构，但“怪只怪”“就怪”不行。再如(88a-e)，“只怪”“都怪”“全怪”前面还可以再被其他的范围副词修饰，进一步限定“怪”的范围，“怪只怪”“就怪”被另外修饰后就不合语法了。由此证明，“怪只怪”“就怪”词汇本身的命题意义更加典型和突出，不再是普通的组合结构了。

最后,我们来分析下这些词的语气效果,虽然它们都有“归咎”的含义,但隐含的语义和情感都有所不同。“怪只怪、只怪”表面形式上是“归咎;怪罪”,在实际表达中是一种“无可奈何、与人无尤”的言外之意。“只怪”“都怪”的语义更多倾向于表达“自省”,归咎的对象通常为“我(自己)”“他/她(自己)”“自己”;或者是“你(们)”或第三人称,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或第三人的埋怨。“全怪”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于否定句,表达说话人认为“不能完全怪罪某人(物)”的评价和态度。“就怪”多用于句式(82)“这/那就怪不得某人(事)了”这种结构,表达说话人对前文语境中归咎原因或对象的不认同,帮助某人(事)推诿责任。

总的来说,这些类似结构在表达“归咎义”的同时,都有其特定的语法特征和语气情态,反映了不同词汇在实际交际中具备不同的话语功能,由此传达出说话人当下内心的主观立场、评价和情感态度。

<sup>17</sup> 本文统计“怪只怪”“只怪”“都怪”“全怪”“就怪”被否定情态成分修饰的用例数量过程中,发现常见的否定情态成分有:“不、不能、不好、不一定、不是、不会”等。

## 5 结语

“怪只怪”是汉语交际过程中比较常见的词汇，从内部结构和产生机制来看，它是假设条件复句截取和压制后形成的跨层词汇化短语；从句法身份与地位来看，与“错只错（在）”“多只多了”这类词相比，它的语法化程度更高，介于动词和连词之间，具有连接因果关系分句的功能；从语义语用功能来看，其基础语义功能是表达“归咎”义，语用功能扩张后涵盖了说话人无奈和慨叹的语气，传递出主观立场和情感的功能。

我们对比“怪只怪”和“要怪只怪”“要怪只能怪”“只怪”“都怪”“全怪”“就怪”等结构后，发现“怪只怪”的语法特征是：通常位于句首，后面可以用“，”，后接述谓性成分，前面不能出现任何成分。相比之下，“怪只怪”“就怪”的词汇化程度较高，具有较强的命题意义，很难再行拆分或与其他成分再组合。

## 6 余论<sup>18</sup>

匿名审稿人建议，可能是“只”的语用因素使得“V只V”内含负面的情感意义，“V只V”结构与“V就V（在）”存在类似的句法语义属性，是否可以归入统一的独特类别。对此，我们想做如下回应。

汉语口语中，“V只V”结构下类似“怪只怪”的常用表达还有“恨只恨、盼只盼、怨只怨”等，其中拷贝的动词“V”均为表示说话人内心行为、情感的意向动词。例如：

(89) 恨只恨没有把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坏蛋一网打尽！

(90) 盼只盼国家能给企业更大的分配自主权，使企业家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那样国有企业一定能走出困境。

(91) 唉，怨只怨多阻碍的前程！

另外，我们还发现一类“V只V”结构，拷贝动词都是动作动词，如“缺只缺、锁只锁、引进只引进、研究只研究、增加只增加”等。例如：

(92) 缺只缺能团结到一起的人，能同心协力的人。

(93) 俗话说，锁只锁君子。

(94) 在引进技术方面，从过去成套引进只引进基础设计、工艺或专利，而且已能开展与国外合作设计、劳务输出和国际项目的投标并开始向国外成套出口化工生产技术和装置。

(95) 中国家庭史研究中存在误区，其一是研究对象与婚姻史、家族史错位，其二是忽略历史资料中的家庭与实际家庭的区别，其三是把复杂多样的家庭简单化，其四是认为家庭史研究只研究历史上的家庭。

(96) 在第一种场合下，需求的增加只增加产量，而不改变它的价格；因为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正常价格完全是由它的生产费用所决定：需求超出下述范围在这方面不起作用，即除非按固定价格对该商品有某种需求，则它根本不会被生产。

我们认为这两类结构虽然形式都是“V只V”序列形式，但实际上属于两种构式，关键在于“V”。一方面，“V”的词汇语义类型完全不同，前者是意向动词，用于表达说话人的情感态度；后者是动作动词，及物性较强。另一方面，两类结构的句法功能也完全不同。前者通常连接表示因果关系的小句，后者通常后接名词性短语，说明“V”支配的对象。

关于“V只V”和“X就X”结构，我们认为它们在跨层词汇化的产生机制上有一致之处，都属于假设条件复句截取和压制后而成的固定短语，但在句法语义上存在较大差异。

据考察发现，“X就X”有三种句法实现情况。

第一，“X就X”，如“去就去、喝就喝、吃就吃、试试就试试”等，这类短语中的“X”为动作动词，在句中作独立语，后跟停顿。例如：

(97) “去就去，反正我们没有赌！”

(98) 雁儿哭了很长时间，突然抹了下眼泪，一边哽咽一边说，我吃，吃就吃。

(99) 卢小波头一拧，说：“喝就喝，没什么了不起的。”

<sup>18</sup> 《余论》部分是对匿名审稿人所提建议的回应和延伸，非常感谢审稿人的意见，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和观察角度。

(100) 徐光荣挺了挺身体, 慷慨地说, 试试就试试, 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 还编不出一个节目?

第二, “X 就 X 在”, 如“好就好在、难就难在、妙就妙在、美就美在”等, 这类结构的“X”多为形容词和关系动词, 在句中作连接语, 后跟名词性短语、介词短语或小句。例如:

(101) 天津市河西区的做法, 好就好在不做事后诸葛亮, 而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102) 制度“上墙”容易, 难就难在执行上。

(103) 啊, 米洛的维纳斯, 妙就妙在断了两条臂膀!

(104) 太湖美, 美就美在太湖水; 无锡游, 太湖之外景亦秀!

第三, “X 就 X 了/吧/呗”, 如“过去就过去了、走就走吧/呗、丢就丢了”等, 这里的动词多为动作动词(走、做、烧、吃、哭等)和述补短语(过去、拿走、丢掉等), 在句中作独立小句, 后跟停顿。例如:

(105) 在历史上, 一些诗人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还有另一些诗人却能奇迹般地获得再生。

(106) 走就走吧, 我又不是非得赖这儿!

(107) 丢就丢了吧! 小坎坷, 不算不顺, 这就是生活。

因此, 从汉语的句法语义使用情况来看, “怪只怪”类短语与由动作动词构成的“V 只 V”结构、“X 就 X”结构均存在较大差异, 不宜将其看作是一类构式。如果将“V”扩展到动作动词、关系动词或形容词, 会严重影响该构式表达说话人的主观立场和情感态度这一特殊语义功能。并且, 在“只”的作用下, 胡建华(2009)指出, “只”的词汇信息中天然含有对比性、排他性或穷尽性, 因此, 像“怪、恨、盼、怨”等含有负面情感意义的动词可以进入该构式, “喜、乐、赞”等积极意义的词则无法进入。

## 参 考 文 献

- [1] Halliday, M.A.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76.
- [2] Lyons, J.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3] 何融. 汉语动词复说法的初探.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58(04): 137-163.
- [4]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5] 方梅, 乐耀. 规约化与立场表达.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6] 胡建华. 《焦点与量化》, 程工、刘丹青主编《汉语的形式与功能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9.
- [7] 黄伯荣, 廖旭东. 现代汉语: 下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2017.
- [8] 李洁. 现代汉语拷贝结构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18.
- [9] 刘丹青. 重新分析的无标化解释. 世界汉语教学, 2008,(01): 5-18+2.
- [10] 刘虹. 会话结构分析.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刘红妮. 汉语非句法结构的词汇化. 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09.
- [12] 刘红妮. 结构简化与词汇化. 语言科学, 2014(05): 497-511.
- [1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4] 马真.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5] 齐春红. 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06.
- [16] 邱闯仙. 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 南开大学, 2010.
- [17]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04): 268-275+320.
- [18] 施春宏, 陈艺骞. 跨层序列词法化的结构原理及词汇化表现. 世界汉语教学, 2022(02): 147-169.
- [19] 王灿龙. 现代汉语回声拷贝结构分析. 汉语学习, 2002(06): 14-18.
- [20] 吴春相, 田洁. 回声拷贝式的“概允”义和修辞动因. 修辞学习, 2009(03): 9-16.
- [21] 邢福义. 词类辨难.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1.
- [22] 徐烈炯, 刘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23] 姚双云. 《话语中的立场表达: 主观性、评价与互动》评介.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01): 145-148.
- [24] 周绍珩. 马丁内的语言功能观和语言经济原则. 国外语言学, 1980(04): 4-12.
- [25] 朱军. 反问格式“X 什么 X”的立场表达功能考察. 汉语学习, 2014(03): 20-27.